

赵儼生文集

第四卷

- 思想文化史研究
- 西北地方史研究
- 杂文

乃正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兰州大学出版社



褚振生文集

第四卷

陳大梅書



- 思想文化史研究
- 西北地方史研究
- 杂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俪生文集·第4卷/赵俪生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4

ISBN 7-311-01966-4

I. 赵… II. 赵… III. ①赵俪生一文集②文化史—研究—中国③地方史—研究—西北地区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255 号

赵 俪 生 文 集

第四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625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 4 字数: 416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7-311-01966-4/Z·29 定价: 平装 180.00 元
精装 240.00 元
(共六卷)



目 录

思想文化史研究

我看儒学	(3)
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的一点辨析	(9)
读《孟子》札记	(15)
读《荀子》札记	(24)
读《庄子》札记	(31)
我对《易》的一些看法和体会	(39)
试论《周易》象、象辞之哲学的导向	(48)
《易·系辞传》内容之剖析	(54)
当代《易》学专著七种内容提要	(62)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68)
试说卫风与卫国	(75)
说《鸛鸣》兼及《金縢》	(81)
《尚书·洪范》篇新义	(87)
从地缘看先秦诸家间的网络关系 ——兼论儒家学说的浓缩特点与扩散特点	(98)

儒道两家间存在争议的几种古籍之剖析

- 《管子》四篇、《中庸》(包括《大学》、《表記》)、《道德经》、《易系辞传》四种对读记 …… (109)
- 《管子》与齐国历史的关系 …… (119)
- 《管子》书的史料价值 …… (129)
- 齐桓公与管仲 …… (141)
- 说上古部落迁徙和地名方位的转移 …… (151)
- 东汉政论家思想家王符 …… (156)
- 对家乡人谈谈郑康成 …… (160)
- 东晋南朝儒道佛思想交融下的成果
- 诗·书·画 …… (165)
- 《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对读记 …… (175)
- 朱熹与王守仁之比较的探索 …… (186)
- 王阳明和他的学派 …… (196)
- “内”与“外”
- 中国思想史上一直辩论的一个问题 …… (201)
- 读《霜红龛集》札记 …… (205)
- 谈杜甫的秦州诗 …… (214)
- 同一故事,不同时代的不同写法
- 从《崔尉子》到《苏知县》 …… (221)
- 《聊斋志异》妇女形象中人性的异化 …… (225)
- 读《聊斋志异》札记 …… (235)
- 《聊斋》中的商人意识 …… (255)
- 论蒲松龄的诗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关系 …… (258)
- 白璧之瑕 …… (266)
- 曹贞吉与曹申吉 …… (269)
- 论孔尚任爱国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 (272)
- 谈孔尚任的诗 …… (287)

论孔尚任的诗和诗论观点	(291)
我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几个画派及其社会背景	(302)
东痴、渔洋、秋谷	(313)
一篇写法奇特的短篇小说 ——《喻世明言·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读后 ...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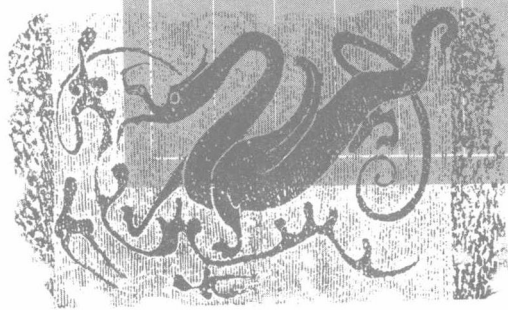
西北地方史研究

《穆天子传》中一些部落的方位考实	(327)
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和分析	(341)
西辽史新证	(364)
明朝的西域关系	(381)
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西北边疆简述	(392)
执法严格的兰州河桥吏	(405)
清康熙朝甘肃提督、靖逆将军、靖逆侯张勇事迹考略	(407)
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	(415)
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	(424)
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徐松	(435)
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	(442)
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张穆	(449)
邢澍的生平及著述 ——兼论金石证史的作用和局限	(459)
、丝绸之路上两大国 ——伊朗和中国历史的比较	(467)

杂 文

- 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
——对冯友兰先生一些看法的商榷 …………… (479)
- 从《困》卦谈起 …………… (485)
- 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 (488)
- 论理想主义 …………… (492)
- 对新世纪到来的一些个人看法 …………… (497)
- 中州访古小记 …………… (502)
- 山东乡邦文献考察小记 …………… (506)
- 《托兆·碰碑》观后 …………… (516)
- 小说与传记
——《张之洞》与《张之洞评传》对读记 …………… (518)

思想
文化史研究



我看儒学

—

儒学是一个文化体系,是世界上几个巨大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就其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扩展说,在几个大文化体系中它是很突出的。我们说它是一个文化体系,就是它基本上不是一个政治体系或政治思想体系。因此不存在它和某一政治思想体系谁取代谁的问题。也不存在与革命学说并列为新体系的问题。当然孔子和孟子活着的时候曾发表过不少政治性的谈话,那是针对他们当时的;对后世,只有归结成哲学意义的普遍性原理时才起作用,在后世,主要情况是历代统治者对它的使用,或者说利用。“利用”者,有利就用,无利就不用。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说到底,西学是用,中学何尝不是用,只有当权者的利益才是“体”。儒学在五四运动中之所以遭受到讨伐,就是因为它被“用”了,用了一两千年很长的时间。

在现代,大陆本国对儒学的使用明显减弱了,但在东亚诸国,却继续在使用。他们对儒学,主要在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来使用,也就是说,使用到群众生活、社会伦理方面。如南韩,就著重在礼仪方面,叫人们讲究兄友弟恭、长幼有序;在新加坡就著重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间谋求调协和谐合;在日本,皇权方面就要求臣民对它“忠”、“孝”。在资本主义方面,则提倡“见利思义”,不要

一味追求“利己”，也要考虑一些“利己”以外的问题，让不同利益的人们都能活下去，经济才能腾飞。由此可见，这些使用已经不是原教旨的使用、全幅面的使用、或者全体系的使用了，而是“用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说“各取所需”。但是，效果依然显著。

这种作用，无形中是针对着西方的。西方这些年在表现上确实也有些问题。在政治上，这里轰炸，那里封锁，这里禁运，那里制裁。而在意识方面则非常贫乏，个人的利益和意念，凌驾于一切之上，凌驾于家庭、国家之上。假如有些国家一度讲阶级斗争讲的过头了的话，那么，西方国家搞个人主义、搞企业竞争也很激烈，我的兴隆就建筑在你的破产上。绝对的利己主义到头来是会无路可走的，于是人们想到了中国的儒学。中国的儒学讲“中”，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左偏右偏都不能过头，过头了不管在哪里都要出毛病。这个两几千年前人们就有了的道理，临近 21 世纪的人都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儒家又讲“仁”，仁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不能光顾自己不顾别人，不要认为坑害了别人，对己就是绝对的好，别人糟了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些道理很值得现代人反思。它是弥补偏差的最佳药剂。无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那么留意东方的儒学，原来他们已经意识到儒学是一股颇值得汲取的精神资源。现代德国哲学家韦伯(M·Weber)也很注意儒学。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在咱们中国，也有很多流行病，似乎需要使用儒学这付药剂来治一治。譬如，大学生、研究生不念书，有空闲去倒点买卖，到写论文时候，“千古文章一大抄”，此其一。首都一家大报纸上说，一个中学生为了找到自己的自行车，不惜推倒 50 辆别人的自行车，此其二。京东有个匪霸叫卢四，他说“我看上哪个妞，她就跑不了”；最近我留意了一下，咱们国家的犯罪动机非常原始，非常浅陋，一想到需要钱就去杀人，一想到需要女人就去强奸，如此等等，服刑如何，概未考虑，此其三。酒中搀甲醇，棉花包里搀石头沙子，猪

肉、鸡肉中注射水等等,此其四。但世上任何的譬喻都不能绝对相像,儒学不是一种针剂,注射几分钟后就可见效;它是一床神毯,铺在社会的大厅里,日久天长,它就发放着一种气味,薰染着大家。可是这床神毯被“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需要重新铺设,而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工程。咱们国家最近借孔子诞生 2545 年的纪念大会,邀请各国学者来中国首都成立“世界儒联”,其中怕也寓有对社会流行病进行慢性长期治疗的意思。

二

上面我们说,儒学是一个文化体系。其实,这意思还没说完。在文化系统的核心里,还有一个哲学体系,那就是关于人们怎样认识客观,人们怎样求得适应的不同道路。东方自古以来,在走着与西方基本上不相同的两股道。

西方,特别是 19 世纪,把一条科学(自然科学)的、理智的、逻辑的道路绝对化、神圣化了,人们靠计算、符号、公式、分析去办事,视形式逻辑的演绎和归纳(特别是归纳)以及同一律、排中律等为绝对性的法宝。在他们看来,“概念”是知识中最根本性的细胞。一切科学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也重视起“船坚炮利”,因而“声、光、电、化”成为人们学习的首要之急。一个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世界形成了,一套规范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统治着世界。

其实自古至今,东方自然也包括中国,就有着另外的信念。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强调了在认识中人的能动性。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试看,他在儒家讲“中”,讲“仁”之外,又添了第三个重要概念:“诚”。这就把“主体”与“客体”,“外在”和“内在”联系在一起考虑了。本来嘛,把“人”排在一边,专门研究“物”实在是一种偏向。法国的柏格森是生物学家出身的哲学家,他就主张不能光讲物,还要讲生命。人不能光靠“理智”的

“刀”去把客观对象(物)切成粉碎。粉碎自然有好处,那就是把研究做“细”了,精致化了,但其缺陷是不能见其“大”、见其“全”、见其“活”。明朝的王阳明正是把学问往“大”处做、往“活”处做的儒学中的重要人物。所以近代的“新儒家”学者们除冯友兰一人宗述朱熹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王阳明思想找到源泉。试看熊十力主张于理智思辨之外,还要有一种超理智的思辨;梁漱溟借用佛学中的说法,在“现量”、“比量”之外,还有个“非量”。非量就是超越在现量之外的另一条获得知识的道路。牟宗三也讲儒学的“诚明”和佛家的“观照”。总之,这是近代新儒家从儒学中、从与儒学融合的儒学中,找出在西方逻辑道路、分析道路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哲学家们把这叫做直觉主义(Intuitionism)。

但是一提到直觉主义,要是在五六十年代,左倾思潮鼎盛时期,是会被一棍子砸死的。当时有八位教授署名的一部思想史,其中王阳明一章就拉蒋介石、梁漱溟、贺麟三人来“陪绑”,其中除蒋介石另当别论外,为什么单单挑选了梁和贺?几十年后,我才明白,此二人皆属于阳明学派,皆主张直觉主义。写这段文章的署名学者叫“诸青”,我当时误认为此公姓诸名青,其实是一个隐语,意为“几个青年学者”。曾几何时,此诸青已渐成诸老矣,不知对当年的笔触,有何反思?直觉主义不是什么主观唯心主义,不是神秘主义,而是人们文化心理活动中的另一条道路,它来自人们生活经验的深厚积累和人们理性的高度升华。它不是一条规范的道路。规范的道路,是西方式的逻辑、分析道路,那是主路;但有局限性,还需要提高和补充。提高,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前苏联学者把这区分为低级逻辑和高级逻辑,说如同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一样。毛泽东认为这种区分法“值得研究”。我说补充,是指直觉主义。有些场合是逻辑和分析无可措手足的。如梁漱溟举的一个例,你走进一个展览室,看书法和绘画,一眼望去,何真何假,谁画“四王”,谁写“苏、黄”,一目了然。这其中没有逻辑分析的余地,假

如不是凭直觉又是凭什么呢？我再增一例，我读史书，不断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史实，某乙一被某甲接触，立即断其必为“伟器”，后来果然。某丁被某丙接触，即刻退语人曰，此人必为国家螫贼，后来果然。这不是什么神秘的“相面术”在起作用，其中含有“直觉主义”。《尚书·洪范》中就提到高明和沉潜，窃以为逻辑分析法即是沉潜型的心理活动，直觉法即是高明型的心理活动，二者可以相辅而不悖。再说远点，《周易》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思维方法，人们也叫它“原始思维”，其实那就是远古人的直觉主义。直觉主义，可以是逻辑前的，也可以是逻辑后的，它是逻辑方法的一种有力的补充。

三

现在关于恢复一些儒学活动，人们又有了争议。争议大体有左的一派和右的一派。右的一派说，马克思主义是“斗争哲学”，它应该让位给儒学的“调和哲学”。左的一派严厉批判了让位说，又说恢复一些儒学是复古主义。其实这两派都犯了共同的错误，即把马克思主义跟儒学看做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了。我认为这两件事物绝不属于一个档次，绝不可并立在一起谈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学说，它创发了革命实践并指导了革命实践；后来这种实践出现了严重偏差和错误，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放弃了它。在这种场合，其政治生命是死了，但其理论生命并没有死，它的变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向往，还在鼓舞着人心。而儒学呢，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革命学说，它是一种综合的有关人伦、道德教育、学习……等的学说，它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性质并不突出。在当时，已经很难说它是为鲁定公、鲁昭公服务的，何况经历2545年后，它能取代谁呢？那些考虑“取代”的人，其实都是些政治上信心不足的、怯懦的人。在现社会，提倡一点儒学，并不是准备让它有朝一日“篡位”，而是希望它能对现社会的一些弊病进行一

些教化补救而已,事情到头来并没有那么可怕。

复古,或者说复旧,有没有?肯定有的。如出殡时,罗列出纸扎的钱柜、电冰箱、电视机、小汽车,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复旧。最近长沙岳麓山中不是有了阴曹地府了吗?但即便这些,也不能用“严打”去对待。酌情制裁,也就是了。而儒学能跟上述这些同日而语吗?儒学是中国人绵亘了两三千年的精神财富,民族珍宝;当然,其中也有糟粕,那就是历代统治者所使用、所利用的部分,那个账不应该算到儒学的身上来。糟粕是次要的,精华是主导的。世界四大文化系统,唯独儒学和佛学屹立最久、最牢固,在普通人心目中苗根最深,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 关系的一点辨析

一

开头的这一节,我把它作为预备节。所谓“预备节”,就是先不阐述本文作者自己的观点,而是先来综合介绍一下在“仁”、“礼”问题上,海内诸大家的一些主要观点。

冯友兰先生在 1973 年曾介绍他自己过去的观点。这观点是:“礼”和“仁”是思想的两个方面,其间还可能有一些矛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第 4 页)。他当时又认为,“礼”和“孝”是孔子思想的保守方面,“直”和“仁”是孔子思想的进步方面,前者使人束缚于传统之内,后者使人自传统中解放出来。前者可以引申至于反动性,后者可以引申至于革命性(上同)。但 1973 年的冯先生,在承认了“完全错误”之后,就只剩下揭露孔丘“仁”的反动本质了。假如事情只停留在这里,还会好办些。可是 1981 年的冯先生又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73 年的他,“毫无实事求是之意”,“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的(《三松堂自序》第 189 页)。这一来,孔子“反动本质”云云,就算宣布为“伪”的了,那么“诚”的是什么呢?看起来,大概说“仁”可以使人自传统中解放出来,甚至可以引申至于革命性,还是冯先生的本意和“诚”意吧。

蔡尚思先生在他 1981 年的新著《孔子思想体系》中,有两处地